



►騰沖必吃銅瓢牛肉。

騰沖霸氣美食銅瓢牛

炭火、黃牛肉、銅鍋——這三樣東西放在一起，就是騰沖最具「直球」魅力的味道，它們組合出當地必吃的霸氣美食——銅瓢牛肉。在騰沖，無論走進哪家老字號店，只要一端上桌，濃烈的香氣便會沿着熱氣直衝鼻尖，像是在向遠道而來的旅人宣告：這鍋牛肉值得你專程而來。

銅瓢牛肉的精髓，首先在鍋。當地人使用的是傳統銅製大瓢，器形深、受熱快，放在炭火上更是火力十足。黃牛肉和牛雜被豪邁地一鍋下，毫不講究精巧擺盤，而是以原始的方式展現騰沖食物的真實與野性。湯底通常是店家秘製，濃郁但不油膩，越燉越香。

這鍋牛肉還有一個與眾不同的吃法——中途加入薄荷。別的地方吃牛肉大多講究重香，可騰沖人偏偏喜歡這股清爽。掐一把當地新鮮薄荷丟入鍋中，被熱湯一燙，薄荷香氣瞬間釋放，與牛肉濃厚的滋味碰撞得恰到好處。清香與油香交織，既去膩又增味，讓人越吃越上癮。

銅瓢牛肉餐廳通常還有另一道讓人欲罷不能的主食——牛乾巴炒飯。牛乾巴是雲南人家會自己做的風味，鹹香扎實。與米飯一同翻炒時，鍋鏟敲擊鐵鍋的清脆聲像是一種美味的序曲。米飯吸收了牛乾巴的香氣，粒粒飽滿，油亮油亮的，入口既有米香的軟糯，又有乾巴的嚼勁。這炒飯看似家常，卻能讓人一碗接着一碗，完全停不下來。

在眾多銅瓢牛肉店中，馬東銅瓢牛肉名氣最盛。甚至在和騰沖古鎮賣茶葉的老闆聊天時，他笑着說自己一年要接待朋友去那裏吃上幾十次。對當地人來說，這不是打卡名店，而是生活裏不可或缺的味道；對旅人而言，則是能瞬間理解騰沖飲食魅力的入口。



逢周一、二見報

刺龍芽不尖

東北的冬天漫長，人們也習慣了等待，可如果你說起刺龍芽來，就好比在原本波瀾不驚的湖面猛地投下一顆石子，本就蠢蠢欲動的心被莫名「撓」了一下，再也沒法靜下來。

刺龍芽這個名字，我從小就喜歡，因為聽着神氣、牙尖嘴利，也像武俠小說裏深藏不露的暗器。後來才知道它的真身不過是長着軟刺的樹枝，跟你我一樣凡夫俗子，要等到春天，才能「噌」一下從地裏冒出來。沒什麼脾氣，一掐就斷，嫩到能被大風吹走，所以不但能吃還好吃。每到萬物復甦時，黑土地上的人想起的，不是什麼春筍，而是那盤綠油油的刺龍芽，就差把「春暖花開」四個字直接擺在盤子裏了，於是外地朋友們也驚覺，那種「吃着扎嘴」的防備，原來只是一場誤會。

可即便如此，豪放的東北人，對待刺龍芽也沒什麼特例，好吃歸好吃，做法不外乎最經典的兩樣：拌和蘸醬。聽起來是真的潦草，吃起來也真味道。剛掰下來的芽焯水、過涼，攪腰切，鎖住一身翠綠，再放蒜泥、撒鹽、滴點香油，最後加一點點糖，淋上熱油「滋啦」一下，這一口，動人得能讓春天花朵提前綻放。至於蘸醬，可真沒什麼多餘步驟，拿起來往雞蛋醬裏一劃，脆得像剛折下來的黃瓜，還帶着一股山野間的清苦，最後在大醬的烘托中只剩回甘，家裏人聊着聊着就能吃光一盤，把這個季節最鮮嫩的祝福吞進肚，彷彿被拉去在樹林間跳舞。

你看刺龍芽最大的魅力，就是那苦後回甘。當然，苦是微微的克制，沒什麼攻擊性，可能眉頭都沒來得及皺，一股甜就爬上了舌頭，最後是淡淡的草本香，清清爽爽，是那種「掏心窩的照顧」。有時候我會想，大千世界，哪兒都在重複着這個道理，苦過一點，甘就來。



逢周二、三、四見報

由畢贛執導、易烊千璽主演的《狂野時代》，攜戛納電影節主競賽單元特別獎的國際光環，近日登陸內地院線後，迅速陷入兩極分化的口碑漩渦。

文藝電影愛好者認為，影片飽含對百年世界電影史的致敬情懷，同時又以微觀視角展現中國百年歷史變遷，個體的情感羈絆與宏大的時代背景相互交織，讓愛與夢、生與死的哲學命題有了具象化的承載。

然而，這樣的藝術探索在普通觀眾那裏卻遭遇了明顯的「閱讀壁壘」。影片幾乎完全拋棄了敘事邏輯，兩個多小時的觀影過程中，大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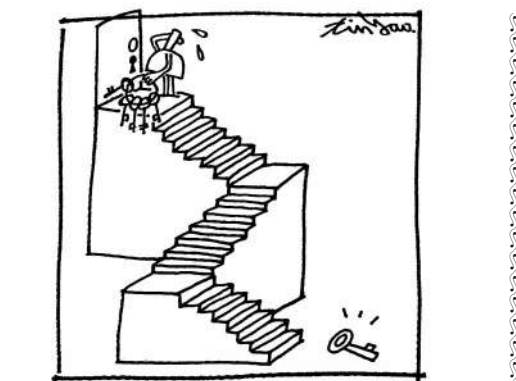
在短篇小說《大雙心河》中，海明威筆下的尼克，背着一個無人能見的重量，步入森林，像是在尋找某種庇護，又像是在與自己的陰影保持一段適當的距離。他不說話，不想說，也可能無法說。於是，他把破碎與疲乏藏在動作裏、藏在沉默裏。

但，正因為他不說，反而更能讓人讀到。海明威稱自己的創作方法為「冰山理論」：水面上的文字只是八分之一，真正承受重量的部分被收在水下。在《大雙心河》中，尼克釣魚、煮咖啡、搭帳篷，都像平凡無事的小節，可越讀越會感到一股無名的灼熱與疲憊在字裏行間浮動。那正是

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在倫敦首演的《貓》（Cats），可說是其中一齣最受觀眾歡迎的西方音樂劇。劇場演出以外，該劇亦有巡迴版本，除了主演的演員有別，內容和形式都與原創時期的版本大致相同。

藝術就是要不斷創作。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由老師黃俊達擔任導演，帶領十多位學生演員在實驗劇場演出《喵》，即是《貓》的精緻粵語版本，「演藝」師生投入的精力和心思，值得香港觀眾支持。

音樂劇注重以音樂推動故事，歌



記住，不要輕易放棄。打開門的可能是最後一把鑰匙。

漫條思理 鄭辛遙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一日四季

秋冬相交之際，忙裏偷閒來到南半球，度個一周的「短長假」。南半球，季節與北半球相反，當香港正走過深秋，南半球卻正進入夏季，可當飛機降落在墨爾本，撲面而來的不是暑熱，卻是清涼。

從地理上看，澳洲面積比中國小，且地廣人稀，南北東西跨度巨大，簡直是氣候的「活標本」。澳洲的幾個大城市，散布在大陸的不同角落，有着各自的特色氣候。墨爾本坐落在大陸東南，緯度與北京類似，是溫帶海洋性氣候；悉尼比墨爾本更北一些，整體溫度更高，氣候與上海大約類似；再往北的布里斯班則更為炎熱，氣候與廣州類似。或許是大洋的影響，位於澳洲南部的城市冬天不會過冷，夏季也不會過熱，可也正是因為海風，每天的天氣變化卻頗劇烈，以至於一日四季。

從墨爾本的機場出門，就可以感覺到天氣的詭譎，肉眼看不遠處望是晴天，可頭頂卻是陰雲密布，在初

碎片化的鏡頭、晦澀的隱喻、跳躍的台詞，讓不少觀眾陷入「不知所云」的困境，既找不到清晰的故事主線，更難以與角色產生共情。

這種口碑分歧直接反映在市場表現上。儘管影片預售階段成績紅火，但上映後迅速遭遇「退票潮」。筆者親身體驗的晚間黃金場次，影廳內僅坐有八位觀眾，放映期間陸續有人離場，堅持看到劇終的僅有三人。社交平台上，類似的吐槽隨處可見：「野心配不上手法，全程像在看導演的私人夢境日記」，「形式大於內容，與其致敬影史，不如先學會怎麼講一個讓觀眾能看懂的故事」。

情緒在深處的形狀，不張揚、不戲劇、卻從不缺席。

小說裏，尼克帶着殘破的內心，選擇走向森林、河流，像所有受過傷的人本能地尋找某種自我修復的方式。釣魚這件事，本是簡單的。可在他手上，卻成了儀式，一種讓身體先安靜下來，讓靈魂慢慢跟上的修補工序。

或許，這也是心理的運作方式。有時，深刻的情緒，靜靜地沉在底部，像河床下那層冰冷細密的砂石。它沒有時刻讓人痛，但在某些時刻，那些被壓在水底的情感便會浮起，僅僅一瞬，便逼得人屏住呼

曲表達角色感情和追求目標，當中的曲風類型主要包含「我是誰曲目」（I am song）和「我想要曲目」（I want song）。《貓》是典型作品全面包容該兩類型歌曲。「演藝」製作的《喵》採用原劇的曲譜，但將原來約兩個多小時演出內容，精簡至約一百分鐘。大部分歌曲都予以保留，序曲「謝李高貓族之歌」建立了全劇風格，學生演員的歌聲統一，舞步整齊，散發年輕活潑的能量。

《喵》在實驗劇場演出，兩面觀

青嵐怪曰谷位於粵東饒平縣，是國家地質公園。長達八公里的怪曰谷內有幾千個石曰，加上怪石、怪洞、瀑布群，形成積澱億萬年的地質天然奇觀，觀賞性極高。

我們去那日是周一，碰上大批學生秋遊，公園停車場泊着幾十輛大巴。都是小二小三學生，除老師陪同，還有身穿迷彩服的大哥哥帶隊。我走近一群學生，見大哥哥指着兩位學生說：「今天，他是大哥大，她是大姐大，

夏，氣溫竟然僅不足十五攝氏度。如果往市郊的海濱進發，驅車半小時，海風更是吹得人睜不開眼，社交平台上看到的「現實版ZOOTOPA」濾鏡被海風與陰雲打得破碎，蒼蠅與寵物糞便給空氣中夾雜了一絲「獨特」氣息。

可當太陽下午從雲層中鑽出，一切變得不同。太陽爬出來後，陰雲一掃而空，陽光照在遍地的綠葉上，蒼翠欲滴，各種難以名狀的奇異鳥類帶着五顏六色的頭冠從天空鳴叫着飛過，溫度也瞬間升高來到二十攝氏度上下，一切瞬間有了勃勃生機。直到夏令時九點以後，夜幕降臨，溫度又瞬間變低，黑暗與寒冷瞬間將這座城市帶入夢鄉。



杜若

逢周二見報

「蜜糖」還是「砒霜」？

事實上，《狂野時代》引發的爭議，本質上是藝術電影長期面臨的核心矛盾：「汝之蜜糖，彼之砒霜」的審美分歧背後，是藝術追求與大眾口味的難以調和。這就引出了一系列值得深思的命題：導演究竟應該堅守藝術初心，在大膽探索中推動電影語言的創新，還是應該適度走出「自我感動」，在藝術追求與觀眾接受度之間尋找平衡？觀眾又是否需要主動提升藝術審美素養，去理解那些超越常規的先鋒表達？更進一步說，電影的本質究竟是僅供消遣的娛樂產品，還是承載思想啟迪、推動藝術進步的文化載體？

海明威的溫柔

在《大雙心河》裏，沼澤成為了隱喻。尼克從來不直面沼澤，因為那片「半明不暗」的區域象徵他還未準備面對的種種。他知道那裏可能藏着更大的魚，也可能藏着更大的危險。他說服自己：「明天再去吧。」這是海明威的溫柔，他讓人物留下一道未完成的縫口，好讓讀者明白，有些傷口的修復是需要時間的。

我想，這也可以是我們面對激烈情緒的方法：當我們還未能面對某一種負面情緒時，我們可以想像它是一片這樣的沼澤，陰暗、潮濕，而我們

《喵》

眾相對而坐，主要演區就在劇場中央。有別原劇《貓》以動物視覺呈現的垃圾堆場景，《喵》的布景相對簡潔，狹小空間盡留給演員歌舞。四人組成的現場樂隊，以三個電子琴為主要樂器，西洋鼓設置於廂房之內，鼓聲和音樂聲並不突出，更加彰顯演員的自然歌聲。演員造型並不完全仿照《貓》的油彩化妝和毛茸茸身軀，而是以帽子和時代服飾為主。演員沒有刻意模仿貓兒的動作，只以較為人類形態的身體動作演戲，各角色仍能展現不同個性。除了開場曲之外，觀眾

秋遊怪曰谷

要聽他們的話。」又指着我喊：「三二一，奶奶好！」學生們即跟着喊「奶奶好！」

有老師領誦詩句上半句，學生們接下半句；也有老師問問題，學生們答問題；每拍合照，大哥哥喊「三二一」後，「耶！」

「耶！」聲此起彼伏。

進入怪曰谷，石階陡峭，水潭處處，大哥哥們細心照顧學生的安全。我問一位大哥哥：「你是軍人嗎？」他說：「我是學生。」後來得知他們來自保安公

學校的西門是當時唯一一個向學生開放的門，我們每個學期都要輪流在門口站崗。那時候站崗是一件相當光榮的事情，雖則要提早到學校，但絲毫不覺得累。身上橫戴一個綢帶，上面寫着「文明衛生檢查員」之類的字樣，我們便算手持雞毛令箭了。面對未戴紅領巾或者校卡的小同學，我們會嚴肅地阻攔並批評教育，同時還要記下班級和姓名，而大概率那位同學也會陰沉着臉悲傷一整天。那時候的狐假虎威也是相當認真的，也不知道在神氣什麼。

教學樓倒沒有什麼好說的，就到了一個長條形的樓，東西走向，到了東端就突然往南折了，折出一段走廊和一個個圓形樓梯，又突然往東拐了過去，所以基本上我們的活動區域都在這結構七拐八扭的樓裏。我們的教室也是中規中矩的長方體，黑板是

《狂野時代》到底是一部「矯情的自我沉溺之作」，還是一次「值得尊重的藝術冒險」？這個需要交給時間去回答。但不管怎樣，這場由其引發的熱烈討論，還是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。畢竟，電影藝術的發展，從來都離不開這樣的探索與爭議、碰撞與思考。



關爾

逢周二見報

懂它的存在，只是暫時不要下去。

故事最後，尼克坐在河旁，看着自己的收穫，讓陽光烘乾濕衣與濕鞋，那是他第一次能夠安安靜靜地坐下來。這也是我讀過其中一個最溫柔的小說結局。



米哈

普通讀者

最熟悉的歌曲《回憶》（Memory），年輕女演員當然難有滄桑人生經歷，但演唱該曲的歌聲亦細緻溫婉，轉折處仍能發揮角色的感情。尾聲時年輕和世故貓女合唱《回憶》，主音及和音分部清晰，發揮感動效果。



輕羽

文藝中年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系，學餘做兼職。

有學校拍合影時展出橫幅，上面寫着：「走出課堂 擁抱自然 研學路上 遇見更好的自己」，學生們通過參觀化石博物館，實地觀察海洋和歲月造成的地質變化，定有收穫。



幕秋

紅塵記事

逢周二見報

樓裏樓外(二)

麻玻璃做的，本質上不是黑的，而是黑綠色的。因為是玻璃做的，所以容易破。記得有一次，我和同學玩耍太過激動，便興奮地猛拍了黑板一下，結果就拍出了一道縫。這件事沒有人發現，我便默不作聲了。

教學樓的前面有兩個大花壇，裏面種了很多花。但是我印象最深的是黃楊木和金盞菊。因為這是班主任告訴我們的，其餘的花木她也沒有說，或許是她也並不知道。於是乎，寫作文的時候只要有花壇出現，裏面種的必是黃楊木和金盞菊，似乎這是世界上最受歡迎的兩種植物。

（城南小學生系列）



徐成

痴齋談話

逢周二見報